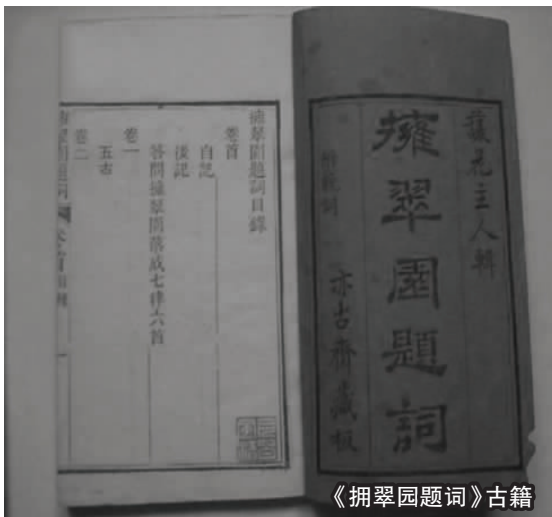


天台山拥翠园探秘

文 / 王莹



《拥翠园题词》古籍

天台山地处袁州区西北部偏僻山区，环溪则是藏在天台山吞舄里的小山村，其四围皆山，溪水环绕，树木葱茏，景色幽美。然而，就在这个偏僻小山村，百年前却常有文事雅集，一群风流倜傥的乡贤文友不时欢聚于此，赏花看草，饮酒喝茶，舞文弄墨。雅集主场名为拥翠园，拥翠园东家乃自号护花主人、沧溟氏的乡绅张建鳌。

百年往事，本来早已烟消尘灭，它再次浮现于世，缘因雨香斋邓艺淘得一册《拥翠园题词》古籍，于是拥翠园、张建鳌之名重为人知，并吸引几位有心人到环溪访古，追寻曾经的风流。访古者张礼、邓艺、王莹、刘斌、何军，时在己亥季夏。

曾经多次到过环溪，但均未深入，只是走马观花。因而此去仍是陌生感满满，一入村觉得到处都新鲜。邓艺则指点山河如数家珍，前面是南屏山，后面是青台岭、书宝岭，西面远山就是杨歧山，宝善堂前的荷花池自古就有。宝善堂为环溪张氏众厅，三进天井式砖木结构，穿斗式木构架，建有独立的享堂，屋内雕花、窗棂皆精致。印象最深的是西墙外屋角那丛芭蕉。记得陈从周在《说园》中说：“芭蕉分翠，忌风碎叶，故栽于墙根屋角。”说明宝善堂的建设者深谙此理，颇有文气。

但是，此行主要目的是寻找拥翠园遗址，追寻当年的风流。邓艺说拥翠园在张氏宗祠旁边，得去那里寻找。张氏宗祠在环溪村西头，书宝岭下，近年经过修建，外看似新。然而在其西墙外，却保存着几堵残垣断壁，皆三沙土筑成。众人走进去看，残垣断壁面宽三直，中有庭园，貌似四合小院。邓艺见过《环溪张氏族谱》的祠堂图，肯定地说：这就是曲江别墅遗址，别墅后空地就是依绿园，曲江之名是源自对张氏先祖张九龄的景仰。当年的文事雅集，很多来客就是下榻曲江

别墅。

找到曲江别墅遗址，众人有些小兴奋，接着就要找拥翠园遗址。拥翠园前身叫乐园，乐园扩建后才成拥翠园。张建鳌《拥翠园记》如是说：“予家旧有园一区，面对南屏，花木从茂，内多先代二百余年古干，回廊曲折，统以亚字栏杆。中为讲堂，额以‘读书乐’（先大父房师朱公听赠），故园曰‘乐园’。”他所说的讲堂就是南屏书院，以面对南屏山而名，乐园便是围绕着它而建。赠匾者朱听曾任袁州知府，也是张建鳌祖父科考的同考官，故尊称房师。

张氏宗祠南面围墙外是稻田，沿田塍往里走，又见几间三沙土残垣断壁，其后竹篱围着一块菜园，菜园后是一堵石驳土墁，墁上建有一幢四扇三间的砖瓦屋。邓艺说拥翠园最大看点是有一座巨型天然山石，依山石挖开一口泉池种荷养鱼。但是，粗眼看园中并无山石。山石难道被后人炸掉建了新屋？众人甚是担忧，却不甘心地顺路来到砖瓦屋前。看那墙藤萝交织、棘灌丛生，极难分辨里面是土还是石。有人想钻进棘灌丛探个究竟，却发现有道深坑。细看那坑，竟然环绕着一座独立巨石。邓艺肯定地说，这巨石就是拥翠园的天然山石。于是，众人又入菜园察看，山石被藤萝棘灌裹得严严实实，辨不甚清轮廓，其下散长着几丛菊，沿山石往前走，拨开杂草，突见一口满布青萍的泉池，泉池中间长着一棵棕树，那树长得怪，似乎先是横着长然后才往上长，横着的那段树杆像是天生桥，将泉池隔成两半，一大一小，水却相通。找到了天然山石，又找到了泉池，这里肯定就是拥翠园之所在，那些残垣断壁无疑是南屏书院遗址。众人又是一阵兴奋。

张建鳌对拥翠园泉池非常得意，专门写有《拥翠园后记》记叙得泉经过。他说：“乃开基伊始，墙下突有泉涌出，混混然，汨汨然，具昼夜不舍之势，有左右逢取之宜，挹彼注兹，荡漾乎园林之内，汪洋乎池沼之中，此岂有力者所能致乎？”并绕来绕去说了一大堆道理，最后认定此泉乃天怜爱他“所需于万物者廉”而赐。

立于泉池畔，放眼全园，众人按《拥翠园记》所述，指点方位，揣摩拥翠园原有模样。泉池之中垒土为山，池中种红荷、睡莲，养金鱼数十尾，环池栽艺菊百余品。临池构半亭，“以憩赏玩之足”，亭间镌联多副。郭俨所撰“偶坐观天休说小，且留余地不求全”，最能体现半亭风韵，也富寓哲理。园之西面构有茅亭，四壁尽嵌玻璃，亭前二柳，故名“二柳亭”。亭柱镌二联，一联为郭俨撰“花为四壁香迷蝶，树作双门影漏蟾”；一联为彭亮撰“半榻茶烟春赏雨，一亭花影夜眠云”，皆雅皆性情。两亭之间为牡丹台，栽有各色牡丹十余株。园中种有诸多花草、果木。《拥翠园记》列名者就有“山茶五十余种，杜鹃十余种，梅之属八，桃之属六”，

还有菊、兰、桂、杏、榴、李、桤柳、橄榄、荷、睡莲、牡丹、蔷薇、月季、棣棠、茶藨、鹿眼、西番莲、鼓子花、金桔、金豆、牛奶、佛手、长生、林禽等，数一数竟有数十种之多，真可谓洋洋大观、满园花色。拥翠园天然山石，张建鳌也有描述：“怪石森森，或列，或跪，或立，或仆，冲然角列而上者，若牯牛之放于林；嵌然相累于下者，若猿猴之蟠于树；岌然洼然堆阜突怒者，若狮子之吼月嘶风锯牙钩爪。”品读之，真有柳子厚遗风。

张建鳌之父张北铎曾联络家族子弟及文友十八人，组建瀛洲兴文会，雅集具体事宜由张建鳌主持。乐园扩建为拥翠园后，更为兴文会雅集提供了便利，也扩大了范围。《拥翠园题词》记载参与雅集的前后多达五十余人，其中不乏当时赣西文化名人，如刘凤诰、胡光莹、唐大年、黄家骏、李晋元等。他们相聚于拥翠园，诗词酬唱，赏花品茗，玩得不亦乐乎，尽显风流。这种风流，是深受传统士夫精神浸润的闲适与雅致。从《拥翠园题词》所存诗文可知，雅集文友各展才艺，多抒闲雅之乐，见情见趣见精神。张建鳌自咏“南屏拥翠



拥翠园遗址

俗尘删，卜筑芳园亦解颜。娱老心怀泉石里，耐贫身寄树林间。蓝田辋水原潇洒，竹坞花蹊任往还。赢得小窗无用掩，朝朝四面饱看山。”字里行间满是闲情逸志。李晋元则咏“逍遥惟有此中仙”，直接为张建鳌背书。黄家骏《集曲牌名题沧溟姻先生拥翠园》诗，以“花”字一韵到底，遍咏拥翠园诸花，结尾几句颇为有趣，云：“钦翁长似玉莲花，知翁不爱金钱花。羡翁坐拥武陵花，笑翁少个解语花。愿翁惠我一丛花，与翁参透花非花。”如非至友、性情中人，很难写出如此诗句。张建鳌自号护花主人，对花草果木情有独钟。除了在拥翠园广种奇花异草，他还常将好的花草品种分享朋友，人赞“袁城好种多出兄手”。他还常常歌花咏草，并将自作咏花诗，编成八卷诗集《花谱移情》，付梓印刷，流传于后世，足见其风流，无愧于“护花主人”之号。

拥翠园既是张建鳌与文友雅集之所，也是他平日修身养性之所。他说：“予于孙童课读之暇，静坐亭中，焚香煮茗，消遣世虑。”在他的诗文中，常以武陵、辋川、平泉、蒋径相喻，明显是视拥翠园为世外桃源，而避尘消虑、自得其乐。这里的确是个相当不错的地方！即便是现在，驻足拥翠园废墟，眼望四周山水，口诵雅集篇章，缅怀往日风流，仍有种置身世外、脱俗欲仙的感觉。只是心想，假若拥翠园、依绿园、南屏书院、曲江别墅依然如故。如无张建鳌式的人物，往日的风流是否还能持续？



曲江别墅遗址